

书院清池

李元洛

著

学者随笔八人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学者随笔八人集

主编 何西来 贺兴安

书院清池

李元洛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来普亮
复 审：张彦彬
终 审：刘秀斌
责任印制：董建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院清池/李元洛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9
(学者随笔八人集/何西来，贺兴安主编)

ISBN 7—203—03903—X

I. 书…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3211 号

学者随笔八人集

书 院 清 池

何西来 贺兴安 主编

李元洛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美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0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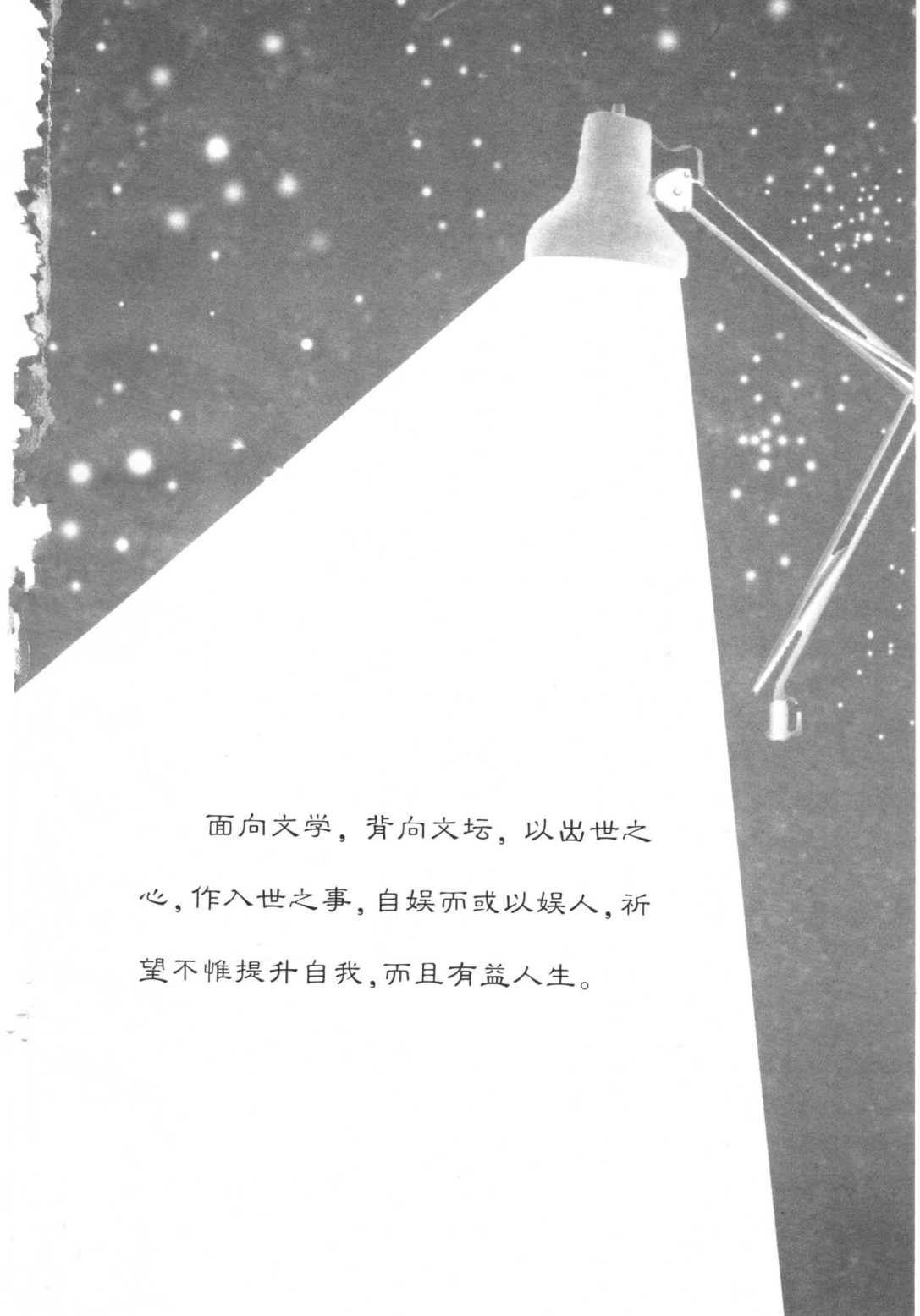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203—03903—X

G·1667 定价：14.00 元



面向文学，背向文坛，以出世之
心，作入世之事，自娱而或以娱人，祈
望不惟提升自我，而且有益人生。

江南江北送春归（代序）

今日天阴欲雪，风不大而尖厉，近午天色依然昏蒙。不必也不想外出，我便顺手放一曲《高山流水》，坐而品茗，并欣赏元洛兄的散文书稿《书院清池》。独享这读文而怀人的天气，等于一次放足郊外的采菊东篱，南山虽未见得，古人之高义却不请自来。《高山流水》之后接放《潇湘水云》，不觉间就仿若回到三湘四水的洞庭湖边，继而又听到“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豪唱——是元洛兄去年此时的豪唱。当时在长沙，也是天阴欲雪的日子，他带我拜谒向往已久的岳麓书院，行过湘江大桥时，眼底有波波的水声弹跳似急雨，包抄四围无可躲避，他猛然用手按住我的肩膀，说：“听，江声！日夜江声下洞庭。声象俱在，好诗啊！”那神情，那音调，不亚于他的乡亲屈灵均自得而幽婉地豪唱他心中的“山鬼”。

我与元洛兄，晤面二次，通信若干。通信在前，晤面在后。通信的主动方面在我，为约稿，也为与诗之灵

沟通。自从作了编辑，约稿成为本能，闻知谁个多才识便向谁求文。元洛乃海内外闻名的诗评家，读其诗评，颇称快事，有时比读被他评论的诗更觉灵韵飞扬，唇齿留香，飒飒英气拂面而来。元洛对他人的诗评，篇篇都有个独立自主的、像长风一样不受羁绊的真我。听听他的心声吧：“湖南是三楚故地，二千多年前屈灵均的流风余韵一直传扬到今天，我是楚人的苗裔”；“一切烟云都将消散，不朽的是故国山河与中华民族，长在的是那真正优秀的诗篇”；“天上的云朵不必签证……如同五大洲的潮水不必报关。”这些文字，实则“我的文学观”，师承、人格、襟怀、学养、风格等等，尽在其中矣！李氏脑颅大抵有熔炉的作用，诗照旧是那诗，文辞句读一处不改，出炉之后便给镀光生色，其诗评之妙正在于此，这也是散文佳构的别一类。

稿子果真寄来了，质量也果如我之料想。《“快”读烟花》、《书院清池》、《秦淮月》、《南湖秋水》、《秋读炎陵》、《崩霆琴》……缪斯水晶盘子里的珍珠玛瑙本是给诗歌串起用的，元洛却有意将托盘倾斜，洒下几颗落地生根就是散文了。我本人所认定的好散文，具备以下的要素：一是事、理、情一体，文、史、哲兼备，能以叙述的形式出之，连带抒情说理更好；二是与诗歌结缘，不求韵脚的简单合辙，而是文章本身所焕发的诗意美、空间美、简洁美；三是行文富有音韵，汉字如曲谱的音阶，读之吟之纵使无人谱曲也自成韵调；四是字里行间活跃着历史感、未来感（历史感同未来感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即对于生生不息的人类延续的关注）和人生的感

悟。这仅仅是我对于自己创作的要求，并未真的做到。其实一篇文字当中，哪能面面顾及呢？元洛的散文，颇与我的想法合拍，且已大体具足了。而他散珠成串的《书院清池》，其行文的洒脱刚健，立意的风雅高洁，遣词的点染绮媚，意蕴的山奔海立，承转的顿挫沉郁，还有那到处内涵的理性美，既出于我的想象又在我的想象之内，我只好自叹弗如了。说“在我的想象之内”，缘由在于，李氏既属楚人之苗裔、屈灵均之后代，一切事体本来就该如清水天心那么自然的。

数十年间，无论做哪样工作，我的视野都不曾离开散文和诗。近年有种感觉，诗人工于造句，散文家长于谋篇，理论工作者爱“指手划脚”，爱下定义。元洛兄造句谋篇兼备，并无指手划脚的嗜好，对于他这个长期做理论工作的学者，尤为可贵。

去年元月，我去张家界。元洛在长沙嘱我，谨防感冒，南方人比北方人抗寒，说罢将他的一件大衣给我。到了湘西，果然派上用场。大雪封山之时，山民竟不生火，屋内屋外一般冷，阴雨化雪时，屋内甚至比屋外更冷，方悟到我这个北方人隆冬时节被暖气惯得娇嫩了。湘西朋友得知大衣来历，便戏称之为“李元洛”。要冒雪爬山了，朋友提醒：“请带上‘李元洛’”。返回居室，朋友又提醒：“将‘李元洛’脱下吧。”这倒使人想起一种人品：你需要我帮助时我贴近你，你用罢了我就远离你；我就是我，随你说去；宠辱在我心中，与你何涉！我做好事是自家乐意，有“乐意”在胸，便自尊自重，报酬自在其中，哪用你来慰劳？元洛兄向我谈起他数十

年间的诗评工作，感触良多：“搞评论是吹鼓手啊！”盖吹鼓手者，用的是自家的真气，为的是坐轿人得意，目的地一到，吹鼓手就失业了。而坐轿者养足了精神，更宜于高视阔步。在他所“鼓吹”的人中，有的是“鼓吹”前殷殷请求，“鼓吹”后形同陌路，得鱼弃筌。说到此处，元洛兄并不十分伤感，只道是：“以后不当吹鼓手了。”

元洛兄曾戏称自己是“已退伍的诗论老兵，刚参军的散文新秀”，其实，他的散文已斐然可读蔚然可观了。江南江北送春归，他虽然早已送走了生命的春天，但草长莺飞，杂花生树，却迎来了散文创作的江南春日。

贾宝泉

1998年冬于天津

目录



唐诗之旅

托“线”之福·····	(79)
佚名之憾·····	(84)
致李白的一封信·····	(91)
南湖秋水·····	(95)
怅望千秋一洒泪·····	(101)
浯溪忧思·····	(111)
独钓寒江雪·····	(117)
纸上的舞蹈·····	(132)
常怀千岁忧·····	(141)

怀想之什

回到童年·····	(157)
故乡三叠·····	(162)
往事·····	(167)
母亲，我没有那样长的手臂·····	(173)
江海长留文字缘·····	(178)

目 录



缘慳一面的遗憾

——怀诗人郭小川…………… (184)

老树春深更着花

——臧克家印象…………… (189)

一代诗宗 名山事业

——艾青印象…………… (193)

竹苞松茂、日月悠长

——冰心印象…………… (196)

隔海的“诗魔”

——台湾诗人洛夫印象…………… (199)

聊寄一枝春

——瘴弦印象…………… (202)

花开时节又逢君

——小记台湾名作家余光中…………… (206)

流水十年间

——香港作家黄维梁印象…………… (210)

目录



人生之歌

信笔说“信”	(217)
门票与健笔	(223)
读书与“食粮”	(227)
山水与读书	(231)
剑气箫心 亦豪亦秀	(234)
崩霆琴	(237)
“耳福”与“眼福”	(244)
“快”读烟花	(247)
公竟渡河	(250)
岳麓书院品茗记	(254)
书院清池	(259)

后 记	(263)
-----------	-------

「书院清池」

山水之游

「学者随笔八人集」



秋读炎陵

肆虐了整整一夏的热浪炎波终于退潮了，在一个天蓝水碧风清的秋日，我们远去万山丛中的湘南炎陵县，拜读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之陵。

一入炎陵县县境，隐隐然便觉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气象压人眉睫。入境之前，一路上见到的老是平缓的丘陵，千篇一律，象长篇小说中那些冗长乏味的情节，一到炎陵县，丘陵们也自惭形秽起来而就此止步了，只见一座座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肩并肩地以它们的青苍占领了半个天宇，如同陡然而至的高潮，叫你心弦震荡。青山在上，溪河在下，随我们一路而来的不知名的河流，在丘陵平野中也并不显眼，但一进入万山丛中，便也曲折幽碧起来，水牵山转，山引水流，像是在山谷中书写一首绿色的长篇回文诗。据说古来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生葬之地常常有不凡的山川形胜。相传炎帝神农氏是诸侯少典氏的长子，姓伊耆，名石年，母为有峤氏女，名女登，于烈山——今湖北随县生炎帝，长于陕西姜水（今宝鸡城南有姜水），故史书又说炎帝姓姜，号烈山氏或厉山氏。我没有到过随县，宝鸡也只是年轻时去西北的路上匆匆擦肩而过，所以不知那里的形胜如何，但晋代皇甫谧《帝王世

纪》和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均载炎帝“崩葬长沙”，而宋代罗泌《路史》更说“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尾”即是边远之地的意思。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进一步说明“炎帝陵在茶陵县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这个“白鹿原”就是今日炎陵县塘田乡的鹿原陂。中国幅员广大，而炎陵县林密山高涧深水碧，气象自非等闲，由它来安置炎帝的陵墓，冥冥之中究竟是谁的旨意呢？

炎帝陵，位于县城之西三十余里，和巍然于北方的黄帝陵一样，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子子孙孙最古老最神圣的经典。如同一部卷帙浩繁年深月久的史书，炎陵县的封面与扉页就叫我们暗自赞叹和肃然起敬的了，一半是出于自豪，一半是因为好客，当地的主人先不带我们拜读炎陵，却领我们走入书中匆匆翻阅炎陵县的山水。先是观赏了总面积为一万公顷的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异石奇峰，碧流飞瀑，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典美人，虽然风姿可以和现在已名闻遐迩的张家界争胜，但却因交通不便，现代的风还没有将她的芳名送出闺门。我们还见到了古稀之年的冷杉和南方红豆杉，前者树龄一千五百年，高达二十五米，后者树龄一千七百年，高达十五米，那真是树族中的长老。立于其下环顾四周的树林，只觉得那是它们不知多少代的晚辈子孙。然而，即使是这些树中长老，它们都还远远来不及见到炎帝，那么，三十米高分为二叠的龙渣瀑布呢？它们在悬崖上已歌唱了多少岁月？混沌初开的几千年前，它也许眺望过炎帝在附近教民耕种、采集药草的身影吧？

车近鹿原陂，已听不到传说中的呦呦鹿鸣，只见一道红墙在山坡上曲折蜿蜒，把几进高大庄严的殿宇抱在怀中，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而来朝谒诵读的炎帝陵了！陵区占地一千五百亩，陵殿分五进：午门、行礼亭、正殿、墓碑亭和陵寝。正殿外左右蹲伏着汉白玉石狮一对，那是台湾台中市“神农大帝庙”敬奉的。

大柱上高悬的联语是：“未开天统粒我蒸藜炎黄德睿恩千国，药启鸿蒙医吾庶众始祖恩光泽万民。”正殿中央的炎帝圣坛两侧，“名垂宇宙恩泽神州”八个大字闪闪生辉，龛台上端坐的是炎帝的金身塑像。这不是一个峨冠玉带令人望而生畏的帝王，而是一位慈眉善目喜笑颜开的长者。他右手拿着灵芝，左手捧着稻穗，赤足之间的竹筐里新采的草药还仿佛散发着清香，好像刚刚从山间田野归来，坐在这里稍事憩息。神农炎帝不同于秦始皇以后的帝王，他制造农具，种植五谷；遍尝百草，医民病痛；开拓商业，促进贸易。他晚年到南方巡视，一面了解民情，一面遍尝百草而采药，因误食剧毒的断肠草去世，相传享年一百六十八岁。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为民造福的先行者，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正殿中我读炎帝慈祥的风尘仆仆的塑像，想到北京故宫的森严冷肃和帝王们的淫逸骄奢，就恍然明白人民于炎帝为什么念念不忘，为什么会创造那么多的至今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了。许多对帝王歌功颂德的文章早已灰飞烟灭，但如果你来到炎陵县，在山间、在田头、在水湄，口头出版代代印行的动人传说却随手可拾。

转过正殿，便是墓碑亭。亭是四角攒头式结构，高五米，宽八米，深五米，中置汉白玉墓碑，上刻“炎帝神农氏之墓”七个闪光的髹金大字。亭后无路可通，山坳下一坯封土，除了墓碑之外，朴素无华，没有任何装饰。我们在墓前默然心祭者之，别人心祭的是什么我不得而知，我想的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人民不会忘记他。许多帝王生前即经营寝殿，祈求千秋万世的不朽，结果却事与愿违，而炎帝却活在世世代代人民的口碑中和传说里，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心房，都是他的陵墓！抬眼望去，但见陵墓前的香烟缭绕不绝，不绝地燃着子子孙孙们的祈祷。我和妻子缙紫也趋前点燃三炷高香，香烟袅袅，蓝天下秋阳中袅着我们虔诚的心愿。